



詞寄愁情見者憐 「薄命紅顏」得善終



「自古紅顏多薄命」，就算是博學多才的女詩人、女詞人，也會遭遇坎坷，甚至下場悲苦。如李清照和薛濤皆晚年淒涼寂寞，何況那些流落風塵的女子？她們往往極難找到一個完滿又安穩的結局，紅顏薄命的魔咒誰可化解、誰可例外？有的！這幸運兒要屬宋代一位青樓女子——聶勝瓊。

有關聶勝瓊的故事，可見於明代梅鼎祚的《青泥蓮花記》：「李之問儀曹解長安幕，詣京師改秩。都下聶勝瓊，名倡也，質性慧黠，公見而喜之。」即是說禮部屬官李之問，因任職滿滿來京城改任，遇見聶勝瓊，非常喜愛。聶勝瓊乃京都名妓，美麗聰慧。兩情相悅，遂相聚歡好。

「李將行，勝瓊送別，餞於蓮花樓。」兩人度過一段風光旖旎卻很短暫的時光，李之問將要出京了，畢竟他只是暫留京待命，任期一到他就要走了。聶勝瓊萬般不捨，也不能不分開。她為之送別，餞飲於蓮花樓。

她在饞別宴中，「唱一詞，末句云：『無計留春住，奈何無計隨君去。』」李之問大為感

動，遂又停留時日。」她唱的一首詞，是借了歐陽修《蝶戀花》中的一句，把依依不捨之情盡情傾訴，令李之問非常感動，又多留數日。但因家中催促，李之問只得回家。

正因《別情》方能再會

「不旬日，聶作一詞以寄李云……蓋寓調《鷓鴣天》也。」即不足十日，李之問在半路上就收到聶勝瓊寄來的一首詞。這是一首調寄《鷓鴣天》的《別情》，全文是：

玉慘花愁出鳳城，蓮花樓下柳青青。尊前一唱陽關曲，別個人人第五程。尋好夢，夢難成。有誰知我此時情，枕前淚共階前雨，隔個窗兒滴到明。

這是離別時的所感所愛而作的詞。詞的上闕寫離別，起句以送別入題，「玉慘花愁出鳳城」，正表現送別的愁苦，顯示她淒涼的內心世界。她送別李之問離開京都時，情思綿綿，愁思滿懷。蓮花樓是送別的地方，樓下青青的柳色，正與離別宴會上回蕩的《陽關曲》相應。「第五程」比喻路程之遠，一程又一程地遠遠離開了她，是多麼的苦。

下闕既寫臨別之情，又寫別後思念之情，

「尋好夢，夢難成。有誰知我此時情」呢？相戀之深，思念之切，夜雨正反照了離人淒苦，只不過沒人知我此時情懷。「枕前淚共階前雨，隔個窗兒滴到明」兩句，何嘗不正是「淚似簾外雨，點滴到天明」？又如「梧桐樹，三更下雨，不道離情正苦。一葉葉，一聲聲，空階滴到明。」（溫庭筠《更漏子》）

聶勝瓊這首詞對夜雨中情景交融的描繪，更顯得深刻細膩。它把人的主觀情感與雨夜的客觀環境緊密結合在一起，以「枕前淚」與「簾前雨」這兩幅畫面相聯相疊，而「隔個窗兒」更見新穎，突出了詞人的獨特之處，也更深化了離別之苦，因為滴到天明的，不僅是「簾前雨」，而且也是「枕前淚」。

詞寫得明白易懂，一字一句都是誠摯的相思意。「之問在中路得之，藏於篋間，抵家為其妻所得。因問之，具以實告。妻喜其語句清健，遂出妝奩資夫歸。」那是說李之問在返家途中收到這首「情詩」，將之藏在行李之間，怎料被其妻發現看到。

才情相憐「救風塵」

或許聶勝瓊自己也沒有想到，這首詞成了她一生命運的轉捩點。李夫人從丈夫的箱子中偶

然看到這詩稿，她自然料到是怎麼回事。一問之下，李之問也如實相告。李夫人是個聰穎明理、知書識墨的女子，她見《鷓鴣天》這首詞流露的才氣和深情，不但不嫉妒吃醋，反而被作者的才華和真摯的感情所感動，因而作出資置購妝奩，讓夫將聶勝瓊迎娶回家。

「瓊至，即棄冠櫛，損其妝飾，委曲以事主母，終身和悅，無少間焉。」聶勝瓊入門後，即鉛華盡洗，不作濃妝艷抹，盡棄華麗打扮裝飾，一心一意地侍奉主母，終身和諧共處。

聶勝瓊比起「空結同心草」的薛濤、「怒沉百寶箱」的杜十娘，以及明末「秦淮八艷」的董小宛、柳如是與陳圓圓等幸福得多了。

古代女子社會地位不高，就算曾艷艷高張、才名四播，也總憂心自己的命運，想要一個安穩的歸宿。幸而聶勝瓊的才情得到李夫人的賞識，成就這段別樣的「救風塵」佳話。

聶勝瓊的生卒年月皆不詳，《全宋詞》僅存詞一首，不算是才女，然而這首詞確乎給她的命運帶來轉機。後世名家對此詞的點評甚高，清代的許昂霄《詞綜偶評》說：「風致如許，真所謂我見猶憐者也。」

◆雨亭（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，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）

棄逐名利歸田園 傲骨不朽留千古



上回和大家談及中國古代的貶謫文學，說到「放逐」之於文人就如同一場宿命。從屈原到賈誼，再到史遷，皆逃不過這場宿命，而最終實行「自我放逐」。然而中國歷史上，實行「自我放逐」的文人又何止他們三人？

若說在中國文化史上，實行「自我放逐」最有名的人物，一定非西晉時期的大詩人陶淵明莫屬。據史書記載：「淵明為彭澤令，郡守遣督郵至，吏白當束帶見之。淵明嘆曰，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，乃自解印綬，掛冠而去，作歸去來辭以明志。」

公元405年（東晉安帝義熙元年），陶淵明在江西彭澤做縣令，不過八十天，便聲稱不願「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」，決定歸故里，結束時隱時仕、身不由己的生活。而陶淵明的名篇佳作，大多都是完成於他辭官歸故里自我「放逐」之後。

「願」躬耕田園 無拘無束

「歸去來兮，田園將蕪胡不歸？既自以心為形役，奚惆悵而獨悲？悟已往之不諫，知來者之可追，實迷途其未遠，覺今是而昨非……」這段精彩文字是作者的人格寫照及心靈獨白，如此超脫的人生境界，古今少有人能夠達到。

陶淵明不願出仕做官，那麼究竟他的「願」是什麼？他「願」的是「種豆南山下」、「晨興理荒穢，帶月荷鋤歸」的隨心所欲、自由自在、無拘無束的生活境界。雖說這種生活比做官要辛苦得多，可這是他願意的，也是他最大的樂趣，所以他並沒有抱怨種田之苦，反而樂在其中。

對於陶淵明來說，人生的道路有兩個選擇：一是出仕做官，有俸祿保證其生活，可是必須與世俗同流合污，更要違反他「少無適俗韻，性本愛丘山」的本性；二是歸隱田園，靠躬耕維持生活，這樣他就能堅守操守，活得無拘無束。

試想，假如陶淵明選擇了做一個長年被名利鎖縛，汲汲於名利的人，那他絕對寫不出那麼多超今邁古的優秀作品，後世不會知道中國有一位陶淵明，中國文學史上也少了一顆亮麗的「巨星」。

「自我放逐」讓陶淵明失去所有賺錢爭名的機會，卻讓他擁有了無價的精神財富。千載而還，與陶淵明同時代的許多達官貴人早已經「與草木同腐」，無人知曉了，而陶淵明的精神氣韻卻一直存活在後世讀者的心中，就如韓愈所言：「以彼易此，孰得孰失，必有能辨之者。」（《柳之厚墓誌銘》）

◆蕭澄（資深中學中文、中國歷史科老師，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。教學經驗豐富，曾出版多本暢銷中文、中國歷史參考書。）



涇渭「隨時清濁」 世事變幻難定

漢代著名的辭賦家司馬相如有一成名作《上林賦》，其中描述了「八水繞長安」這個景致：

「君未睹夫巨麗也，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？左蒼梧，右西極。丹水更其南，紫淵徑其北。終始灑灑，出入涇渭；鄴鎬潦潦，紆餘蛟蛇，經營乎其內。蕩蕩乎八川分流，相背而異態。」

上林苑故址在今陝西西安市，西及周至縣界。它本是秦代的舊苑，漢武帝時重修並加以擴大。《上林賦》是《子虛賦》的姊妹篇。此賦先寫子虛、烏有二人之論不確，來引出天子上林之事，再依次誇飾天子上林苑中的水勢、水產、草木、走獸、台觀、樹木、猿類之勝，然後寫天子獵餘慶功，最後寫天子悔過反思。全賦規模宏大，辭彙豐富，描繪盡致，渲染淋漓。

由文中「蕩蕩乎八川分流」句，而奠定了「八水繞長安」之說。這句話中的「八水」，是指長安(今日西安)四周的八條河流，即渭河、涇河、灃河、潯河、澇河、瀋河、灃河、灃河。它們的方向和位置，是有句口訣的，即「東灃灃、北涇渭、西灃潯、南灃灃」，也就容易記了。

時代變遷 滄海桑田

「八水」均屬黃河水系，渭河和涇河屬其中兩大河流。古人認為：渭河水清，涇河水濁；兩水合流後，清濁依舊分明。後人以此比喻是非清楚，容易區別，故有「涇渭分明」這成語。此詞最早出自《詩經·邶風·穀風》：「涇以渭濁，湜湜其沚」意思是河水清澈見底。

涇河，亦稱「涇水」，源自甘肅六盤山東麓，流入陝西注入渭河，是渭河水系中的最大支流。渭河，亦稱為「渭水」。源出甘肅省渭源縣西的鳥鼠山，東南流經陝西省，至高陵縣會合涇水，又東流至朝邑縣會洛水，再注入黃河。《山海經註》提到：「涇水出安定朝邑縣西開頭山，……與渭水合流三百里，清濁不相雜。」由此可見，自古即有涇、渭之清濁不相雜的說法。

不過，也有另一說法，指「涇渭清濁」是不一定的。有一位我們十分熟悉的清末學者譚嗣同，對此做過仔細的觀察，認為河水的清濁，是隨著季節時序而改變的，他在《石菊影廬筆識·學篇》中說：「留心觀之，夏秋水皆濁，冬春二水皆清，合流處亦隨時清濁，……豈可據為常清濁哉？」所以涇水和渭水的清、濁，並沒有一定的，是隨著季節以及二河水位上升或乾枯而有所變化。譚嗣同的說法推翻了人們刻板的認知，和現今地理科學的研究不謀而合。

「八水」中其他各河原本各自直接匯入渭河的，然而由於時代變遷，灃河成為了灃河的支流；澇河成為灃河的支流，灃河後又與灃河交匯。真是滄海桑田，世事變幻！就算古代的長安與今日的西安相比，面積大小也不盡相同。

漢代長安城的遺址座落於今天西安城的西北角，佔地36平方公里；唐代長安城則在南面，面積大一倍多；今日的西安始建於明代，卻又小得多。令人驚嘆的是，這裏是十三朝的都城，眾多君王不約而同地選擇以此地為政治中心，直至今日仍不時發掘出千年前的文物、陵墓，真有「時空交錯」的感覺。

◆任平生（資深中學中文科教師，多年深耕於教育工作）



◆灃河，古稱灃水。古時折柳送別地，如今已成為城市「生態花園」和國際化的「會展名城」。圖為西安灃灃生態區。資料圖片

諸葛亮教子有方 重視志向與惜時

建興十二年（234年），諸葛亮在他人生最後一年再度北伐。根據《三國志·諸葛瞻》記載，那一年，諸葛亮曾經與兄長諸葛瑾通信，信中寫道：「瞻今已八歲，聰慧可愛，嫌其早成，恐不為重器耳。」這個「瞻」，就是諸葛亮的兒子諸葛瞻。白話的意思是：我兒瞻今年八歲了，聰慧可愛，但我嫌他早成，日後恐怕不能成為重要的人才啊。

為什麼諸葛亮會嫌兒子「早成」呢？大概古人認為，早成則早衰，而且又怕過於早成，就會過於自負。（陳騷也有類似的話，詳見《世說新語·言語》）諸葛亮這想法也有點道理，因為後世真有一位叫方仲永的神童，正是「小時了了，大未必佳」的典型。

諸葛亮老來得子，又見兒子「聰慧可愛」，也真不放心，所以臨終前寫了一封家書給兒子。這封就是著名的《誠子書》。書信的第一句，諸葛亮便告訴兒子「君子」的行為該是怎樣。

第一，必須寧靜專一，注意個人品德，不能急躁不安。（「靜以修身」）第二，生活必須儉樸（「儉以養德」），以簡單的生活培養自己的品德。第三，清靜恬淡，不慕名利，並有明確志向。（「非淡泊無以明志」）第四，靜心專一，有遠大的目標。（非寧靜無以致遠）

早慧更需養性

諸葛亮知道兒子聰慧，所以家書開篇集中在訓勉兒子的品德修養。事實上，聰明人比愚人

更需要有良好的修養，因為他的智慧如果用於壞處，將會為社會帶來更大的傷害。於是，諸葛亮接續告誡兒子要好好求學，要增長才幹就必須不斷學習，要好好學習就必須虛靜專一，而要學有所成就必須要有明確的志向。（「夫學須靜也，才須學也，非學無以廣才，非志無以成學。」）

諸葛瞻閱讀這封「父親的來信」時，大概只是八歲的孩童，所以諸葛亮反覆提及要他立定志向。唐太宗《帝範·崇文第十二》說：「取法於上，僅得為中；取法於中，故為其下。自非上德，不可效焉。」立志也一樣，不立下遠大的志向，視野就不能開闊。諸葛亮在立志這話題上，對兒子反覆叮嚀：不要怠惰散漫、不要急躁涉險，犯了這兩種毛病，人的精神就會萎靡，性情也得不到薰陶。

或者，出於自己行將就木，深明時間之重要性；又或者，諸葛亮擔憂年少早成的兒子會耽於逸樂。所以他特別提醒兒子必須要珍惜時間，日月如梭，人的意志很多時在流逝的光陰中消耗殆盡。古詩《長歌行》亦說「百川東到海，何時復西歸。少壯不努力，老大徒傷悲。」諸葛亮對兒子定時滿懷期望，因此反覆叮嚀，以免他「悲守窮廬」。

西晉開國皇帝評諸葛瞻：「瞻臨難而死義，天下之善一也！」，而干寶也指出諸葛瞻雖然智勇不足，但能夠「外不負國，內不改父之志」，「忠孝存焉」。顯然，諸葛亮對兒子的道德教育是成功的。

◆葉德平博士，香港作家，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系高級講師，教授非物質文化遺產等科目，曾出版多本香港歷史、文化專著。